達夫短篇小說集

上冊

郁達夫著

上海
北新書局發行

達夫短篇小說集上册目錄

銀灰色的死……一
血淚……二五
采石磯……四五
空虛……七五
懷鄉病者……一〇五
蔦蘿行……一二五
秋河……一四七
落日……一五三

春風沈醉的晚上……一六九
離散之前……一九三
十一月初三……二〇九
薄奠……二三三
煙影……二五一
紙幣的跳躍……二六七
東梓關……二七五
清冷的午後……二九一
寒宵……三〇三

銀灰色的死

（上）

雪後的東京，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。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，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。千九百二十年前，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。街街巷巷的店鋪，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，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，好添些年終的利澤。這正是貧兒富主，一樣多忙的時候，這也是逐客離人，無窮傷感的時候。

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，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，有一間樓房，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。這一家人家，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，好像也沒有什麼活氣似地，樓上的門窗，還緊緊的閉在那裏，可是金黃的日球，離開了上野的叢林，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，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太陽的光線，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，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，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，就睜開了。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。在黑漆漆的房內的光線裏，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，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，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窩看來，他定是一個清瘦的人。

他開了半隻眼睛，看看桌上的鐘，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。開了口，打了一個呵欠，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，仍舊嘶嘶的睡着了。半醒半覺的睡了一忽，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，他纔跳出了被來。胡亂地穿好了衣服，跑下樓來，洗了手面，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，跑上外面去了。

他近來的生活狀態，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。自從十月底到如今，兩個月的中間，他每晝夜顚倒的，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。東京的酒館，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。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，所以肯同他鬧，同他玩的，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，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。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，故意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

的書來看，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，他的耳朵裏，忽然會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；他的鼻孔裏，也會有脂粉，香油，油沸黃肉，香煙，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；他的書的字裏行間，忽然更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。她那一雙迷人的眼睛，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了。同薔薇花苞似的嘴脣，漸漸兒的開放起來，兩顆笑靨，也看得出來了。洋磁似的一排牙齒，也透露着放起光來了。他把眼睛一閉，他的面前，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，微微的在那裏笑着。也有斜視他的，也有點頭的，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，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他總不知不覺的要跟了那隻纖手跑去，同做夢的一樣，走出了圖書館。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着的時候，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的冷板凳上了。

昨天晚上，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；纔走出來，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變得昏亂而不清。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，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，萬戶千門，都寂寂地閉在那裏，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。街

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，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。他立住了足，靠着了大學的鐵闌干，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，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。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，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，電柱上，電線上，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，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。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，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，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着的樣子。背靠着了鐵闌干，他儘在那裏看月亮。看了一會，他那一雙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裏，忽然滾下了兩顆眼淚來。去年夏天，他結婚時候的景象，同走馬燈一樣的，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。

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，一面寬廣的空中，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。立在山中的平原裏，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，誰都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，知道這天空的底下，就是江水了。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，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，有幾點人家，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。有一天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，因爲天氣熱得很，他同他新婚的夫人，睡了一會，又從床上走了起來，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。燈火已經吹滅了，月

光從窗裏射了進來。在籐椅上坐下之後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。定睛一看，他覺得她的臉色，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沒有半點分別。看了一會，他心裏害怕起來，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，摸上她的面去。

『怎麽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？』

『輕些兒罷，快三更了，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，別驚醒了他們。』

『我問你，唉，怎麽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氣都沒有的呢？』

『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！』

聽了她這一句話，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。不知是什麽緣故，他就忽然伸了兩手，把她緊緊的抱住了。他的嘴脣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，他覺得她的眼睛裏，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在流下來。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暗泣了許久，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了，望望窗外，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。抬頭看看天，蒼蒼的天空裏，有一條薄薄的雲影，浮在那裏。

『你看那天河。……』

『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，就是象徵我的星宿罷！』

『是什麼星？』

『織女星。』

說到這裏，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。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，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，低聲的對她說：

『我明年未必能回來，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。』

他靠住了大學的鐵闌干，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。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，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。他的眼睛裏，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。那一口朝溪的小窗，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。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，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。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，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，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，一雙迷人的大眼，小小的嘴唇的曲綫，灰白的嘴唇，都映到了他的眼睛裏面。他再也

支持不住了，搖了一搖頭，便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她死了；她是死了，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，總是眞的。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，總也是眞的。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，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。』

一邊流淚，一邊他就站起來走，他的酒已經醒了，所以他覺得有點寒冷。到了這深更半夜，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寓裏去。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；他住的樓上，也沒有火鉢，也沒有生氣，總只有幾本舊書，橫攤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；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，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到上野火車站去的路。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；待車室裏，有紅紅的火爐生在那裏；他上火車站去，就是想去烤火取暖，坐待天明的。

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，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，進了車站，他在卒卒寂寂的長廊上，祇看見兩排電燈，在那裏黃黃的放光。賣票房裏，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，在那裏打呵欠，進了二等待車室，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，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。遠遠地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有幾聲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了過來。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去的跑。等了一會，從東北來的火車到了。車站上忽然熱鬧了起來，下車的旅客的脚步聲同種種的呼喚聲，混作了一處，傳到他的耳膜上來；跟了一羣旅客，他也走出火車站來了。出了車站，他仰起頭來一看，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，有無數星辰，在那裏微動；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，他覺得冷得難耐的樣子。月亮已經下山了。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，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行走，各店家的門燈，都像倦了似的還在那裏放光。走到上野公園的西邊的時候，他忽然長歎了一聲。朦朧的燈影裏，息息索索的飛了幾張黃葉下來，四邊的枯樹都好像活了起來的樣子，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，就默默的站住了。靜靜兒的聽了一會，他覺得四邊並沒有動靜，只有那工人的車輪聲，同在夢裏似的，斷斷續續的打動了他的耳膜，他纔知道剛纔的不過是幾張落葉的聲音。他走過觀月橋的時候，只見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樓台都沈在酣睡的中間，兩行燈火，好像還在那裏嘲笑他的樣子。他到家睡下的時候，東方早已經灰白了。

（中）

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的好天氣，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，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，套上了一雙破皮鞋，就跑出到了外面。

在藍蒼的天蓋下，在和軟的陽光裏，無頭無腦的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，他纔覺得飢餓了起來。身邊摸摸看，他的皮包裏還有五元餘錢剩在那裏。半月前頭，他有看身邊的物件，都已賣完了，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個金剛石的戒指，當入當鋪裏去。他的亡妻的最後的這紀念物，祇質了一百六十元錢，用不上半個月，如今却祇有五元錢了。

『亡妻呀亡妻，你饒了我罷！』

他淒涼了一陣，羞愧了一陣，終究還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緊急的事情上去。他的肚裏儘管在那裏嘰哩咕嚕的響。他算算看這五元餘錢，斷不能到上等的酒館裏去吃一箇醉飽，所以他就決意想到他無錢的時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館裏去。

那一家酒家，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，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，當爐的就是那老寡婦的女兒，名叫靜兒。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。容貌也只平常，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，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，不識是什麼理由，使得見她一面過的人，總忘她不了。並且靜兒的性質也和善得非常，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，裝着笑臉的。她們那裏，因爲客人不多，所以並沒有廚子。靜兒的母親，從前也在西洋菜館裏當過爐的，因此她却頗曉得些調羹的妙訣。他從前身邊沒有錢的時候，大抵總跑上靜兒家裏去的，一則因爲靜兒待他周到得很，二則因爲他去慣了，靜兒的母親也信用他，無論多少，總肯替他掛賬的。他酒醉的時候，每對靜兒說他的亡妻是怎麼好，怎麼好，怎麼被他母親虐待，怎麼的染了肺病，死的時候，怎麼的盼望他。說到傷心的地方，他每流下淚來，靜兒有時候也會陪他落些同情之淚。他在靜兒家裏進出，雖然還不上兩個多月，然而靜兒待他，竟好像同待幾年前的老友一樣了。靜兒有時候有不快活的事情，也都會告訴他。據靜兒說，無論男人女人，有祕密的事情，或者有傷心的事情的時候，總要有一個朋友，互相勸慰的能夠講講纔好。他同靜兒，大約就是一對能互相勸慰

的朋友了。

半月前頭，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，只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。因爲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，所以嗣後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裏觀察靜兒的行狀。心裏既有了這一條疑心，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，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。有一天將夜的時候，他正在靜兒家坐着喝酒，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。靜兒見了這男人，就丟下了他，馬上去招呼這新來的男子；按理這原也是很平常的事情。靜兒走開了，他祇能同靜兒的母親說了些無關緊要而且是無味的閑話。然而他一邊說話，一邊却在那裏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舉動。等了半點多鐘，靜兒還儘在那裏同那男人說笑，他等得不耐煩起來，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，匆匆的走了。自從那一天起，到如今却有半個多月的光景，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裏去過。同靜兒絕交之後，他喝酒更加喝得厲害，想他亡妻的心思，也比從前更加沈痛了。

『能互相勸慰的知心好友！我現在上那裏去找得出這樣的一個朋友呢！』

近來他於追悼亡妻之後，總想到這一段結論上去。有時候他的亡妻的面貌，竟會同靜

兒的混到一處來。同靜兒絕交之後，他覺得更加哀傷更加孤寂了。

他身邊摸摸看，皮包裏的錢祇有五元餘了。他就想把這事作了口實，跑上靜兒的家裏去。一邊這樣的想，一邊他又想起了『坦好直』(Tannhaesuer) 裏邊的『盍縣龍哈』(Wolfram von Eschenbach) 來。

『千古的詩人盍縣龍哈呀！我佩服你的大量。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潔的心情來愛』『愛利查陪脫。』

想到這裏，他就唱了兩句『坦好直』裏邊的唱句，說。

Dort ist sie; ——nahe dich ihr ungestoert!……

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

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!

(Wagner's Tannhaesuer)

(你且去她的裙邊，去算清了你們的相思舊債！)(可憐我一生孤冷！你看那鏡裏的名

花，又成了泡影！）

念了幾遍，他就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我可以去的，可以上她的家裏去的，古人能夠這樣的愛他的情人，我難道不能這樣的愛靜兒麼？』

看他的樣子，好像是對了人家在那裏辯護他目下的行爲似的，其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，却并沒有人在那裏責備他。

慢慢的走到了靜兒家裏的時候，她們母女兩個，還剛纔起來。靜兒見了他，對他微微的笑了一臉，就問他說：

『你怎麼這許久不上我們家裏來？』

他心裏想說：

『你且問問你自家看罷！』

但是見了靜兒那一副柔和的笑容，他什麼也說不出來了，所以只回答說：『我因爲近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